



隆按此傳大旨雖本史記原文而損益之而首叙六藝與廢及後叙諸經師受處較史記更詳密

楊慎曰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叙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故其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學凌雅隆輯校

儒林傳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庠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

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

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

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

而道不行迺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

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

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

俗迹孔子以本
所傳受夫博士
弟子所習業為
之傳則與九家
所稱儒者異矣
抑其曰儒林曰
藝文亦自有別
云

隆按皆因近聖
之事一句結應
上文先聖所以
明天道等句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
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
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彖象
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
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

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
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
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
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
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
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

孔子遺教

隆按於是上史記有故孔子位陳一段申言齊魯間文學出於天性以引起下文恐不可少

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臣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隆按漢興上史記有今上一段

班史易以漢興二字喚起不如

史記明也

又按先以五經大師總提於此為根而後枝分而叙之一一與此段相喚應

洪邁曰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識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負貴驕

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

意忌外寬內深

飾詐鈞名不為

隆按漢興上史記有今上一段

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官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

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名公生者其號也。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

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

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白丞

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

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

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

隆按漢興上史記有今上一段

賢大夫所稱述然予則以為唐虞三代以來皆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

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師古曰減孔減也。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效道教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二史言武帝所謂通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言其事。考三輔黃圖太學東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於此。劉敞曰所聞屬止句

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今縣令相侯相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謂列籍而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其任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師古曰分音扶問反。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音扶問反

師古曰

劉放曰此緣小吏不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然願解未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者言治禮掌故今在池下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選擇其秩至大行卒史句言文學掌故留滯者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通一藝皆補為大行卒史也此百石以下至遺郡一人句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

師古曰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方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今文書解言屬某甲也。備員者示以升擢。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之非藉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今選。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舉令。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

誦名者此數品先用滿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者。以與已同言。自此二百至此百石卒史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祿有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倫負者。總言此二者皆倫負也。茅坤曰六藝之學。當史遷時。漢惠文以後。如萌芽。故其疏當時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

師門授受之旨
處不如漢書詳
盧舜治曰漢初
言易始于田何
之十二篇以授
丁寬再傳而得
魯之孟喜齊之
梁丘賀

隆按言易本之
田何應前言易

曰馭姓
也音韓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

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

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

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

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

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

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

大夫曾周霸善衡胡師古曰昔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

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字子襄梁人

自淄川田生句

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

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生口罷夫寬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

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

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

已師古曰口故謂經之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師古曰碭音唐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

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

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竝為門人謙讓常稱學

陸接結髮事師
應前為弟子案

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

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非

即從師也。若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

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

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

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

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

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

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

陸按：易雖以上
筮存而孟喜之

易多言陰陽災
變之說，梁丘氏

之學又本於京
房卜技之流，故

曰九師興而易
道微。

茅坤曰：漢時師
門相授受而相

矜相讎難也，如
此。

茅坤曰：世之邪
妄好異者，趨竇

者猶時有之，故
曰小言破大道。

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人以稱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

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

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邾

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

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

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艱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茲言其根莖方茲茂也茲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

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

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

何師古曰何亦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

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供主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

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

翟牧子兄師古曰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

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

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史法者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

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

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

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

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毆旄頭

劔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刃鄉乘輿車

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

宣霍氏之壻此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

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著皂衣執戟立廟門待

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

劉奉世曰代當作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名信臣非臨也

而入自此始也。質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于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京房

晁補之曰。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翟牧輩皆以為非。劉向亦疑托之孟氏。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與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吳訥曰。唯章句可以解經。而象象係辭。文言何以解也。徒以二字當玩。

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 九 羅文

古文尚書。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遂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茅坤曰漢時經學以得立學官為顯。隆按聞伏生治之。應前言書自齊南伏生句。

師古曰。南安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吳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賈誼之孫。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

盧舜治曰漢初言書始於伏生之二十九篇以授張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齊之倪寬歐陽歆皆源流于張生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 四六文

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工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

隆按夏侯勝京房業有本傳而儒行傳復詳次之近于重復若張禹兒寬輩僅爾志姓名與所師

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

茅坤曰許商妄自標榜以附于孔門

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快音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

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張山拊字長

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

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

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為廣陵

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

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

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

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

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

隆按：脩載谷永疏見寬中獨尊

重於當時云
又按死則異其
禮謚此疏根本

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

於畢示不致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

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

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

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

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

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

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嚴然總五經

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入則鄉唐虞

之闕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闕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也出則

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

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葬禮賜之令謚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平贈寬中甚厚由是小

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孔氏有古文尚書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馬端臨曰按傳
言孔氏有古文

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詩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一三卷注言玄宗詔學士衛句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子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常字也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隆按申公魯人應前言詩於魯則中浩生句盧舜治曰漢初言詩則申公在魯以魯詩名軼名而王式之魯匡衡之齊安之各有本然王通氏曰齊魯毛韓詩之末也豈以漢儒窮經之

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戌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漢書卷八十八

學無益於三百
篇之旨乎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宅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

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

師古曰以說其指不為解說之

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

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

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

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

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

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胡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

所謂力行者何事爾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咈意而不問惜哉呂祖謙曰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

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

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

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

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

東內史

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

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

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

許生免中徐公

李奇曰邑名也

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

士大江公及許生

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

又治

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

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

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

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

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

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

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

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

李奇曰長安名

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

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

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禮甚嚴試

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也師古曰非也孔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

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師古曰下除官

之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

黃復翁曰式傳謂丘為區是以意而釋也隆按叙唐褚兩生以應選詣博士與式以兩生之薦徵來墓前一時情景宛然儒者之風

劉敞曰尋文上
下客字驪駒者
將歸之歌主人
無所歸不當歌
也

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

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

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

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

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今日諸君為主人

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

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

式耻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

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

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

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

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

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

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

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

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

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

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陸按轅固齊人
應前言詩於齊
則轅固生句
又按黃生之論
本即馬之諫也
論湯武皆以孔
子順天應人而
折衷之斯無遺
議矣

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食馬肝學者不必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

師古曰見太公

六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

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

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

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

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喜殺人幸得無

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

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此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圜擊甌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

無辜迺假固利兵

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

下固刺甌正中

其心甌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

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

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文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

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

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

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

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旃君潁川

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旃君潁川

隆按歸嬰燕人
應前言詩燕則
韓太尉句

沈津曰今所存
惟外傳而多雜
說不專解詩亦
非詩人之義第
文辭清婉有先
秦風

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
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
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韓嬰燕人
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
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
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

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
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
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趙子河內人也
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
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
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
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
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毛公趙人也治詩
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
七
昂

隆按魯高堂生
應前言禮則魯
高堂生句

盧詳治曰漢初
古禮始于高堂
生之十七篇其
後后蒼最明其
業而大小戴繼
之然天子諸侯
之禮一切置而
不講而徒推士
禮以達天子之
禮使天下後世
不見聖人之全
經故曰大戴小
戴禮之衰也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

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 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

曰頌讀與容同 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

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

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

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 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

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皮曰在曲臺校書嘗日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

如沛曰聞人姓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

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

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

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

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

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

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字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鄭樵曰漢初河
間獻王得仲尼
弟子及後學者
所記一百三十
篇獻之時至劉
向所校經籍因
第而叙之又得
明堂陰陽記孔
子三朝記王史
氏記樂記凡五
種合二百十四
篇戴德刪其繁
重合而記之為
八十五篇謂之
大戴記而戴聖
又刪大戴之書
為四十六篇謂
之小戴記

隆按胡毋生齊人應前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句盧董仲舒同業應前於趙則董仲舒句劉敞曰之字衍凌約言曰漢初言春秋者江公受學于申公而以穀梁名胡毋生見推于仲舒而以公羊名而崇廣之穀梁呂步舒之公羊各有所受云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

劉子暈曰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不謂有守之士耶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李易干利祿其言鄙矣

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師古曰讀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賊而拜也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溜泠音零

隆按公羊穀梁
互有得失江湖
二子互相抵斥
故曰三傳作而
春秋散

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
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
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為御史
中丞。禹授潁川堂溪惠。師古曰。堂溪。姓。惠授泰山冥都。都為
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
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瑕丘
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于至孫為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

隆按此叙公羊
穀梁通相與某
及諸儒並論異
同處

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於是
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
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
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
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
孫。師古曰。姓。丁。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
名。姓。字。子。孫。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
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

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

古曰戶將官名。解揚。暉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

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

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

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本名居室。

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

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

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

嚴彭祖。侍郎申軌。伊推。宋顯。師古曰。穀梁議郎尹更

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

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列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詎對。多從穀梁。由

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

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

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

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于咸。及翟

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

隆按慶姓以下一段見穀梁終盛於公羊云

又按古本作由。章考風俗通云。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恐當作由章。

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

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

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

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

曰印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

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

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

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

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

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

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

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漢興北平

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

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

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

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

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

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

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茅坤曰賈誼所為左氏傳訓故今不傳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傳第八十八 三十一 羅文

茅坤曰按漢當秦燔經後廣立學官以開六經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並以明經黜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爵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別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

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揚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終

